

## 再也不

◎朱朱



老朱满嘴只剩下四颗真牙，右上的那一排假牙是十几年前做的，从CT上看，老牙根已经蛀空，一排假牙浅浅浮在上面，因为蛀了，所以难以清洁，传统的刷牙肯定完成不了清洁任务，高压冲牙器只是个摆设，他从来不使用，于是便常常发炎。

老朱对于种牙跃跃欲试，但是医生们不敢呐，人老了就像瓷器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再讲理的家属也会失去理智。于是决定把坏了的牙根清理掉，换掉老的牙套，重做新的活动假牙。老朱试戴新的活动假牙时难受得说不出话，被告知要忍耐适应后沉默不语，到了家便发脾气，从此，全家人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。

牙医原本不做活动假牙，跟种牙比也没什么利润，因为是熟人所以才答应。发微信打电话嘱咐坚持两个月以后舒适度会提高很多。老朱把牙医的话当成了耳旁风，因为假牙让他不舒服，一到饭点儿便生气。隔了几天，重又动起了种牙的心思。

老朱的儿子偶遇一知名老中医，提到种牙的话题，极力推崇老年人种牙，说使用起来跟真牙一样，对大脑还有帮助。于是，老朱便开始询问种牙的费用。把之前牙医开的单子翻出来看看，又比对了几家的预算，觉得价钱太贵，不是花不起，而是有点不太舍得。因此，重新又戴起了活动假牙。

有一天，老朱想起了跟他一起散步的老李，做的假牙天花板是超轻材料的，坚固耐用而且面积小、用起来不吊嗓子，又有了重做的打算。儿子又咨询了牙医，被告知那种超轻材料理论上不如现在的材质先进，以后其他牙齿坏了还可以在上面加，不用重做。与此同时，老朱的儿子联系了德国的同学，询问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，为了提高舒适度甚至还提出了3D打印的设想，最终都被否决了。

老朱想了一夜，提出想把天花板缩小面积且磨薄。牙医终于爆发，先是指责老朱不听他的嘱咐，没有坚持戴，其次告知他调整假牙只针对跟牙根接触的部分，天花板的大小厚度都有技术指标，不能随便打磨改动，否则使用时就会掉下来。

从老朱坚持一定要磨、牙医坚决不磨哪怕退钱，到老朱睁圆了眼睛说自己不是来退钱的，牙医不过，只好跑到对面的工作间操作，周围的护士们一声不吭，陪同来的老朱的儿子尴尬无比，感到既心疼又好笑。磨完之后重又戴上了，老朱感觉好多了，于是大声地跟牙医致谢，认真地解释不是对他个人有意见，只是想自己舒服点罢了，请他体谅。

牙医客气地嘱咐护士把老朱送出门后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以后，我再也不帮人做活动假牙了。”



## 柿实种种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：

见信好。近来人们寒暄时总称，“今年还剩下一点点了”，真是岁月催人。这一周红叶已至盛极，茶梅也到处开着，我的小院有大吴风草与牵牛花。街中刚撤去万圣节的南瓜灯，换成各种圣诞装饰，我也买了一小盆黄金柏。来信说京都往事竟成遥想，我也不知何时能重游博物苑。这一阵此地白日很温暖，只是夜间常在十度以下，习惯了北京暖气的从周与猫，都瑟瑟叫冷。我斥资买了一个煤油暖炉，是这里寻常人家过冬的必需品，远比空调或电暖炉经济、温暖。从前租住的房子不许用，虽然房东自己从入秋一直用到开春，如今我终于也不怕京都的冬夜了。入冬之后，街中常有巡回卖柴油的车开过，标志是播放一首古老的童谣《雪》，“下雪了，飘霰了，下呀下，堆得厚厚的。远山呀原野，戴上白帽子，枯树不见了，枝上开花了”，悠悠的调子。

上周，在造园公司工作的友人送我一大袋涩柿，采自无邻庵，可以说是山县有朋的柿子。那水滴形的柿子个头很大，我和从周连夜削皮，用绳子串起柿子，在沸水里稍微烫一下，晾在阳台上。这种廊下窗前的柿子，是这里冬天常见的风物，很惹人生发乡愁。听说日本年轻人不大喜欢吃柿子，因为太寻常，不洋气，因而

柿子也是很廉价的水果。超市最常见的是甜脆的甘柿，不需除涩。我很想种一株，可惜院子太小。

一向很爱江户初期学者黑川道祐仿《大明一统志》编写的《雍州府志》，此书成立于1684年，刊成于1686年。雍州是京都的雅称，黑川出身儒医之家，因体弱多病，辞职后定居京都，以闲步为养生之术，爱好寻访山水古迹，“多年处处经历，所到寻其来由，每饭家，则记之为一小册，积成数卷”。黑川曾问学林罗山门下，汉文素养很好，我最爱读卷六“土产门”，恰好在“果木部”找到了“钩柿”条：

涩柿削其外皮，以丝系其带，揭屋檐下而曝之。则经日，其色变为淡黑，其味至甘，是谓钩柿，又谓甘乾，或谓生干。苦涩甚者，又变甘味为至也，所所有之。

又有“柿实”条：

柿有杂品，其内以木练为上，在木则练熟之谓也，多出自嵯峨，然不及顶妙寺柿。日莲宗顶妙寺始在高仓通北，斯土地宜柿，形色风味异乎他产，近世顶妙寺虽迁二条河原，其柿所接枝，今不知其用。太和国五所之产为次，俗称五所柿。又有安西柿，传言慈院义政公在东山东求堂时，安西氏人从之，宅边有柿，其味至甜。今安西氏裔在净土寺村，古柿树

犹存矣，今所接之。又御室柿形肥大，而霜后味至甘。

所谓“木练”，即无需脱涩处理的甘柿品种。顶妙寺今在二条大桥东侧，未闻有甘柿名品，想来早被遗忘。太和国即奈良，五所柿即御所柿，是江户时代早期太和国御所町出现了完全不需脱涩的甘柿品种，成为幕府和内廷的贡品。1697年刊行的《本朝食鉴》中，称“其味绝美”；1712年刊行的《和汉三才图会》中，称“和州五所之产最胜，今畿内皆移植之。体圆扁微带方，微带尖，肉红色，味甘润脆，蒂处缩陷，形异于诸柿，其核小肥团尖”，别名大柿、木练柿。不过明治年间，御所柿被新品种富有柿取代，声名不显，现在市场上极少见流通。安西柿在市面也见不到，据说京都旧家都会种植，嵯峨落柿舍种的就是安西柿。我如今就住在昔日净土寺村区域，或许附近尚有安西柿的子遗？至于御室柿，就更没有听说过了。

本来想在江户时代的诗文集里找些吊柿的句子，竟不容易寻觅。而和歌俳句又太多，想来还是汉诗太不受欢迎，大概也更有翻检的价值。如今天黑得太早，暂写到此处，盼多多来信，不知南通如今流行什么品种的柿子？

松如  
壬寅小雪前日

## 叛逆有错吗？

◎唐衍

“你说现在的孩子什么眼光！”同事52岁，陪上大学的儿子买书桌，两人意见不合。“就几根柱子撑着一块板，不实用也不好看，还3000块钱，偏喜欢那个。”我笑，若是批评孩子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倒能理解，若讲到审美，那真是一代与另一代隔着天堑鸿沟。“你难道要求他20岁的年轻人和你50岁的保持同一审美吗？你觉得20岁的姑娘会去跳广场舞吗？”虽然同处于2022年，但仿佛平行空间，每个人仍生活在自己的时代里。

父母时常面对长大的孩子无所适从，他们称之为“叛逆”。那个软乎

乎、萌哒哒的娃娃长大就完全变了，指东偏要往西，家庭里常常弥漫着硝烟味。这个要那个听话，那个偏执拗地抵触。爱着又恨着，恨着却爱着。

做父母的已忘了自己久远的青春。有一日，我见着一个样貌朴实的中年男人撸上袖管，前臂赫然两个刺青大字“英雄”，他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小时候弄的。”年少时的热血愤怒如今看来是幼稚可笑的。牛仔裤在从前象征反叛与不羁，时代流转下已是再寻常不过的服饰。

唐诗过后有宋词，宋词之后有元曲。一浪接着一浪，后浪将前浪打进历史的海浪，转瞬自己又成为前浪。

这是话语权的争夺，前者虽不愿松手，无奈后者越来越强。

在一代又一代的叛逆挑战中，社会在前进、突破、超越。不要小瞧我们的孩子，应该敬畏新的生命，他们是我们的升级版，更强壮、更优秀、更智慧，既拥有我们的过去，也将拥有我们见不到的未来。我们可以旁观、可以鼓掌，却不可自以为是地庇佑他们，以爱的名义绑架。明白这些，两代人取得互相的谅解，在权柄交接时不用剑拔弩张，前代的经验传递给子代，子代的能量也将滋养前代。人类在接力赛中绵延永恒，生生不息。

